



世纪文库

红楼梦研究

俞平伯 撰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楼梦研究/俞平伯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8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文库)

ISBN 978-7-5325-6006-6

I. ①红… II. ①俞…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3267 号

责任编辑 王冰鸿

装帧设计 陆智昌

红楼梦研究

俞平伯 撰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20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13.75

插 页 4

字 数 192,000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6006-6/I·2388

定 价 28.00 元

前 言

当我们的脚步跨进新世纪门槛的时候，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对于亲历的二十世纪作一番回顾，不管是就个人的经历、学术的历程甚或社会的历史，无不如此。就中，单从红学来讲，在这过去不久的一百年间，不但历久不衰，且早已成了国际性的显学，这真是一个“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学术领域。也就因此，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回眸，即使是短短瞬间的回眸。

在这一百年间，红学的文章和专著，其数量之多，用“汗牛充栋”来形容，那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过分的。其间，具有真知卓识而足以超越前贤、启迪后学的著述也不胜枚举，所以，要对上个世纪的红学作全面回眸，对于腹笥贫乏的我辈来讲，那真的只能是望洋兴叹了。这虽然不能看作“挟太山以超北海”，却也绝对不是“为长者折枝”。怎么办？那就只能就个人感知所及，拉杂写点感想，自然属于回眸范围的感想。

二十世纪的红学，大体经历了三个明显的发展阶段。起初，是以蔡元培、王际真等为代表的索隐阶段。他们出于民族革命的要求，以索隐为手段，显幽钩微出排满反清的民族大义，此即所谓“旧红学”。洋博士的胡适，在白话文学的热潮中，却以固有的考证方法去追寻《红楼

梦》的作者和版本，并进而提出了创作缘起的自传说，于是便有了新红学的兴起。与此同时，王国维以西方的悲剧理论来衡论《红楼梦》的思想文学意义，这实在开了红学理论评论的先河；俞平伯则以其深厚的文学涵养，着重从鉴赏的角度对《红楼梦》的文本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赏析，从而完成了红学鉴赏的开山之作。在此之后，就是二十世纪的下半叶了，虽然经历了一九五四年的红学论争和“文化大革命”的短暂平静，但却遮挡不住诸家蜂起、群隼争秀的繁荣局面，因而形成了一个名家辈出、新说并起的时代。正是这个时代，有点让人迈上了红学的山阴古道，确实令人目不暇接，不要说细致回眸，早已经目迷五色了。

反思二十世纪的红学史，有许多值得人们深长思之的现象。索隐派的蔡元培既已被胡适讥为猜笨谜，以确凿的史料证明索隐派的荒谬，索隐派似乎应该寿终正寝了，但是不，在以后的相当时期里，乃至今天，索隐却时隐时现，有时甚至相当活跃，索皇族内争、索显宦秘事、索曹家家史，简直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首创文学评论的王国维，大概由于他的过早离世，后人来不及进行驳难，且由他开启的这一学术道路，继起者大加发扬，新观点、新方法的不断引入，从而对《红楼梦》做出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评价。而对胡适，则由于其政治态度的向背，在奠定了新红学的基石之后，则经受了严厉的批判，可是一旦时过境迁，特别是近年以来，胡适的考证红学重又获得了推崇，即使早已同他划清了学术界线的学界精英，也一往情深地续接了学术前缘，而不少红学新进，更将考证方法运用到文本的勾索，所得成果真是淋漓尽致。俞平伯偏于鉴赏的红学研究，虽曾一度受到指责，却也并未改变他对《红楼梦》继续作出独出心裁的鉴赏评析。回顾这一段红学史，总会令人想到：学术发展的历程大概也像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不会是直线式的，它也总是曲折前进的，不管是层层叠升式还是迂回曲折式，或者竟是新陈代谢式，不断催生着一代又一代的学术，但它总是不断发展前进的，而且新旧之间也并不就是截然不同、泾渭分明的。对此，人们可以比作后人踏着前人的肩膀前进，也可以说成是否定之否定，都离不开继

承与创新这一总题目的。

如今，不但王国维早已沉入了宁静的昆明湖，胡适也猝然倒在了他为之驰骋一生的学术讲坛之上，连俞平伯也于十六年前的一九九〇年安然长眠了。现在所留给我们的只是他们在孜孜矻矻中所取得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既是供我们作学术回眸的景点，更足以开拓我们的学术视野，并进而由此孕育新的学术新见，将其视作良好的学术种子和丰腴土壤是毫无疑问的。而这就有必要选印一些有代表性的著作了。

俞平伯曾自言，在《红楼梦研究》印行的二十七年之前，他有过一本《红楼梦辨》，由于新材料的发现和研究的深入，他有一些看法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才有《红楼梦研究》的诞生，这自然可以看作后者是对前者的修订版，不过，这已经是一九五〇年的事了。到俞平伯去世的一九九〇年，时间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其间他又有大量《红楼梦》研究著作问世，其中自然也发生过不少见解的变化，这是可以意料并值得人们注意和研究的。所以，在选印他的代表作《红楼梦研究》的时候，我们不应忽视其在此之后特别是晚年的著作。

“文革”结束后，俞平伯已经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了，虽然几经沧桑，但对他所挚爱的红学却仍不能忘情，仍然关注着、思考着红学动态和研究状况，情不自禁地发而为文，这就是《乐知几语说〈红楼〉》、《旧时月色》和《索隐与自传说闲评》等篇什的出现。只不过，他的年事毕竟已高，似乎已经力不从心，因而从他的这些文章中，我们虽然依旧能够感受到他思维的细密和见解的卓绝，学术的智慧之光不时地闪耀，但这些却只蕴含在他那一则则、一段段的文学随笔之中了，再想阅读他早年那些分析周全、论述完整的洋洋大文已经不可能了。

俞平伯晚年的几篇文章，产生于思想复苏、学术复苏的大时代，同时也是他个人红学研究复苏的新时期，其中有些是对旧时观点的重述，有些是对新见解的表露，这都可看作他红学研究的最后订定。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有：他以为续书有不少地方脱离了曹雪芹的构想原意，黛、钗的悲剧命运应该是黛先死、钗后嫁，他还以为索隐和自传说有殊

途同归的趋势等等，所有这些都能给予我们不少新的启迪。

一部十卷本的《俞平伯全集》，除第一、二卷的诗歌、散文创作和第七、八、九卷的书信、日记外，其余五卷的研究著作中关于《红楼梦》的就占了三卷，可见分量之重，而且从时间段上看，始于一九二一年、止于一九八一年，几乎贯穿于他学术活动的全过程。而这里所能印的，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愿这一小部分著作能够给予人们在红学回眸和重新起航方面稍有贡献。

魏同贤于双山

2005年5月20日

自序

一九二一年四月到七月之间，我和顾颉刚先生通信讨论《红楼梦》，兴致很好。得到颉刚底鼓励，于次年二月至七月间陆续把这些材料整理写了出来，共三卷七十篇，名曰《红楼梦辨》，于一九二三年四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经过了二十七个年头，这书并未再版，现在有些人偶尔要找这书，很不容易，连我自己也只剩得一本了。

这样说起来，这书底运道似乎很坏，却也不必尽然。它底绝版，我方且暗暗地欣幸着呢，因出版不久，我就发觉了若干的错误，假如让它再版三版下去，岂非谬种流传，如何是好。所以在《修正红楼梦的一个楔子》一文末尾说，（见一九二八年出版的《杂拌》一一一页）“破笊帚可以掷在壁角落里完事。文字流布人间的，其掷却不如此的易易，奈何。”

读者当然要问，错误在什么地方？话说来很长，大约可分两部分，（一）本来的错误；（二）因发见新材料而证明出来的错误。各举一事为例。第一个例：如中卷第八篇《红楼梦年表》曹雪芹底生卒年月必须改正不成问题，但原来的编制法根本就欠妥善，把曹雪芹底生平跟书中贾家的事情搅在一起，未免体例太差。《红楼梦》至多，是自传性质的小说，不能把它径作为作者的传记行状看啊。第二个例：我在有正戚本

评注中发见有所谓“后三十回的红楼梦”，却想不到这就是散佚的原稿，误认为较早的续书。那时候材料实在不够，我的看法或者可以原谅的，不过无论如何后来发见两个脂砚斋评本，已把我的错误给证明了。

错误当然要改正，但改正又谈何容易。我抱这个心愿已二十多年了。最简单的修正也需要材料，偏偏材料不在我手边，而且所谓脂砚斋评本也还没有经过整理，至于《红楼梦》本身底疑问，使我每每发生误解的，更无从说起。我尝谓这书在中国文坛上是个“梦魇”，你越研究便越觉胡涂。别的小说底研究，不发生什么学，而谈《红楼梦》的便有个诨名叫“红学”。虽文人游戏之谈却也非全出偶然，这儿自然不暇细谈，姑举最习见的一条以明其余。

《红楼梦》底名字一大串，作者的姓名也一大串，这不知怎么一回事？依脂砚斋甲戌本之文，书名五个：《石头记》，《情僧录》，《红楼梦》，《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人名也是五个：空空道人改名为情僧，（道士忽变和尚，也很奇怪。）孔梅溪，吴玉峰，曹雪芹，脂砚斋。（脂砚斋评书者，非作者，不过上边那些名字，书上本不说他们是作者。）一部书为什么要这许多名字？这些异名，谁大谁小，谁真谁假，谁先谁后，代表些什么意义？以作者论，这些一串的名字都是雪芹底化身吗？还确实有其人？就算我们假定，甚至于我们证明都是曹雪芹底笔名，他又为什么要顽这“一气化三清”底把戏呢？我们当然可以说他文人狡狴，但这解释，您能觉得圆满而惬意吗？从这一点看，可知《红楼梦》的的确确不折不扣，是第一奇书，像我们这样凡夫，望洋兴叹，从何处去下笔呢！下笔之后假如还要修正，那就将不胜其修正，何如及早藏拙之为佳。

最后，我也没机会去修改这《红楼梦辨》，因它始终没得到再版底机会哩。

现在好了，光景变得很乐观。我得到友人文怀沙先生热情的鼓励。近来又借得脂砚斋庚辰评本石头记。棠棣主人也同意我把这书修正后重新付刊。除根本的难题悬着，由于我底力薄，暂不能解决外，在我真可

自序

谓因缘具足非常侥幸了。我就把旧书三卷，有的全删，有的略改，并为上中两卷。其下卷有一篇是一九四八发表的，其余都是零碎的近作。

《后三十回的红楼梦》篇名虽同旧书，却完全改写过，所以也算他新篇。共得三卷十六篇。原名《红楼梦辨》，辨者辨伪之意，现改名《红楼梦研究》，取其较通行，非敢辄当研究之名，我底《红楼梦》研究也还没有起头呢。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俞平伯序于北京。

目录

前言 / 魏同贤 /1
自序 /1
论续书底不可能 /1
辨后四十回底回目非原有 /5
高鹗续书底依据 /11
后四十回底批评 /31
高本戚本大体的比较 /51
作者底态度 /67
红楼梦底风格 /75
红楼梦地点问题底商讨 /84
八十回后的红楼梦 /92
论秦可卿之死 /114
所谓“旧时真本红楼梦” /122
前八十回红楼梦原稿残缺的情形 /128
后三十回的红楼梦 /134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图说 /149
红楼梦正名 /161
红楼梦第一回校勘的一些材料 /166
附录 /170

红楼梦研究

红楼梦脂本（甲戌）戚本程乙本文字上的一点比较 /170

读红楼梦随笔二则 /175

乐知儿语说《红楼》 /178

论续书底不可能

《红楼梦》是部没有完全的书，所以历来人都喜欢续他。从八十回续下的，以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两种：（1）高鹗、程伟元续的四十回，即通行本之后四十回。（2）作者姓名，及回目均无考，从后人底笔记上，知道曾有这么一本底存在。这两个本子，我在下边，都各有专篇讨论。至于从高本百二十回续下去的，如《红楼圆梦》、《绮楼重梦》……却一时也列举不尽，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

从高鹗以下，百余年来，续《红楼梦》的人如此之多，但都是失败的。这必有一个原故，不是偶合的事情。自然，续书人底才情有限，不自量力，妄去狗尾续貂，是件普遍而真确的事实，但除此以外，却还有根本的困难存在，不得全归于“续书人才短”这个假定。我以为凡书都不能续，不但《红楼梦》不能续；凡续书的人都失败，不但高鹗诸人失败而已。

我深信有这一层根本的阻碍，所以我底野心，仅仅以考证、批评、校勘《红楼梦》而止，虽明知八十回是未完的书，高氏所续有些是错了的，但决不希望取高鹗而代之，因为我如有“与君代兴”的野心，就不免自蹈前人底覆辙。我宁可刊行一部《红楼梦辨》，决不敢草一页的“续红楼梦”。

如读者觉得续书一事，并不至于这样的困难、绝望，疑心我在“张大其词”。那么，我不妨给读者诸君一个机会，去作小规模の试验。如试验成功，便可以推倒我底断案。我们且不论八十回以后，应当怎样地去续；在八十回中即有一节缺文，大可以去研究续补底方法。第三十五回，黛玉在院内说话，宝玉叫快请，下文便没有了，到第三十六回，又另起一事，了不和这事相干。黛玉既来了，宝玉把她请了进来，两人必有一番说话；但各本这节都缺，明系中有文字待补。这不过一页的文章，续补当然是极容易的，尽不妨试验一下。如这节尚且不能续得满意，那续书这件事，就简直可以不必妄想了。

因为前后文都有，所以这一段缺文底大意，并非全不可知的。我愿意把材料供给愿续书的人。上回写宝玉挨打之后，黛玉来看他，只说了两三句话，便被凤姐来岔断，黛玉含意未申，便匆匆去了。后来宝玉送帕子去，黛玉因情不自禁，题了三首诗。本回黛玉看众人进怡红院去，想起自己底畸零而感伤。《红楼梦》写钗、黛喜作对文，宝钗看金莺打络子，已有了一段文字，则黛玉之来亦当有一段相当的文字。况且“通灵玉”是极重要的，宝钗底丫头为宝玉打络子，为黛玉所见，（依本回看，莺儿正打络，黛玉来了。）必不能默然无言的。所以这次宝黛谈话，必然关照到两点：（1）黛玉应有以报宝玉寄帕之情，且应当有深切安慰宝玉之语。（2）黛玉见人打络子，必然动问，必然不免讥讽嫉妒。

小小的一节文字，大意已可以揣摩而得，我竟一字不能下笔；更不用说八十回后如何续下去了。我底才短，虽是个原因，但决不是惟一的原因。我现在再从理论上，申论续书底困难。先说一般续书底困难，然后再说到续《红楼梦》底困难。

凡好的文章，都有个性流露，越是好的，所表现的个性越是活泼泼地。因为如此，所以文章本难续，好的文章更难续。为什么难续呢？作者有他底个性，续书人也有他底个性，万万不能融洽的。不能融洽的思想、情感，和文学底手段，却要勉强去合做一部书，当然是个四不像。故就作者论，不但反对任何人来续他底著作；即是他自己，如环境心境

改变了，也不能勉强写完未了的文章。这是从事文艺者底应具的诚实。

至就续者论，他最好的方法，是抛弃这个妄想；若是不能如此，便将陷于不可解决的困难。文章贵有个性，续他人底文章，却最忌的是有个性。因为如表现了你底个性，便不能算是续作；如一定要续作，当然须要尊重作者底个性，时时去代他立言。但果然如此，阻抑自己底才性所长，而俯仰随人，不特行文时如囚犯一样未免太苦，且即使勉强成文，也只是尸居余气罢了。我们看高鹗续的后四十回，面目虽似，神情全非，真是可怜无补费精神的事情！我从前有一信给顾颉刚，有一节可以和这儿所说对看：

所以续书没有好的，不是定说续书的人才情必远逊于前人，乃因才性不同，正如其面，强而相从，反致两伤。譬如我做一文没有写完，兄替我写了下去，兄才虽胜于我，奈上下不称何？若兄矜心学做我文，则必不如弟之原作明矣。此固非必有关于才性之短长。……（一九二一，六，十八信。）

而且续《红楼梦》，比续别的书，又有特殊的困难，这更容易失败了。第一，《红楼梦》是文学书，不是学术的论文，不能仅以面目符合为满足。第二，《红楼梦》是写实的作品，如续书人没有相似的环境、性情，虽极聪明，极审慎也不能胜任。譬如第三十五回之末，明明短了一节宝黛对话文字；说的什么事也可以知道。但我们心目中并无他俩底真的存在，所以一笔也写不出。他们俩应当说些什么话，我们连一字也想不起来。文学不是专去叙述事实，所以虽知道了事实，也仍然不中用的。必得充分了解书中人底性格，环境，然后方才可以下笔。但谁能有这种了解呢？自然全世界只有一个人，作者而已。再严格说，作者也只有一个时候，做书底时候。我们生在百年之后，想做这件事，简直是个傻子。

高鹗亦是汉军旗人，距雪芹极近，续书之时，尚且闹得人仰马翻，

几乎不能下台。我们那里还有续《红楼梦》底可能？果然有这个精神，大可以自己创作一部价值相等的书，岂不痛快些。高鹗他们因为见不到此，所以摔了一跤。我并不责备高氏底没有才情，我只怪他为什么要做这样傻的事情。我在下边批评高氏，有些或者是过于严刻的；但读者要知道这是续书应有的失败，不是高氏一个人底失败。我在给颉刚的一封信中，曾对于高氏，作较宽厚的批评：

但续作原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我也很不该责备前人。若让我们现在来续《红楼梦》，或远逊于兰墅也说不定。……我们看高氏续书，差不多大半和原意相符，相差只在微细的地方。但是仅仅相符，我们并不能满意。我们所需要的，是活泼泼人格底表现。在这一点上，兰墅可以说是完全失败。（一九二一，六，三十。）

高鹗底失败，大概是如此，以外都是些小小的错误。我在下文，所以每作严切的指斥，并不是不原谅他，是因为一百二十回本通行太久了，不如此，不能打破这因袭的笼统空气。所攻击的目标，却不在高氏个人。

这篇短文底目的：一则说明我宁写定这一书而不愿续《红楼梦》底原因；二则为高鹗诸人，作一个总辩解，声明这并非他们个人底过失（那些妄人，自然不能在內）；三则作“此路不通”的警告，免将来人枉费心力。

一九二二，六，十七。

辨后四十回底回目非原有

我们要研究《红楼梦》，第一要分别原作与续作；换句话说，就是先要知道《红楼梦》是什么。若没有这分别的眼光，只囫圇吞枣的读了下去，势必被引入迷途，毫无所得。这不但研究《红楼梦》如此，无论研究什么，必先要把所研究的材料选择一下，考察一下，方才没有筑室沙上的危险。否则题目先没有认清，白白费了许多心力，岂不冤枉呢？

《红楼梦》原书只有八十回，是曹雪芹做的；后面的四十回，是高鹗续的。这已是确定了判断，无可摇动。我在这卷中，下边还有说到的；现在只辨明“后四十回底回目决非原有”这一个判断。

自从乾隆壬子程伟元刻的高鹗本，一百二十回本行世以后，八十回本便极少流传，直到民国初年，有正书局把有戚蓼生底序的抄本八十回石印，我们方才知《红楼梦》有这一种本子。但当时并没发生好大影响，也从没有人怀疑到“原本究有多少回书”这一个问题。程伟元底《红楼梦序》上说：

然原本目录一百二十卷，今所藏只八十卷，殊非全本。……不佞以是书既有百二十卷之目，岂无全璧？……

我告诉诸位，程伟元所说的全是鬼话，和高鹗一鼻孔里出气，如要作《红楼梦》研究，万万相信不得的。程氏所以这样地说，他并不是有所见而云然，实在是想“冒名顶替”，想把后四十回抬得和前八十回一样地高，想使后人相信四十回确是原作，不是兰墅先生底大笔。这仿佛上海底陆稿荐，一个说“我是真正的”，一个说“我是老的”，一个说“我是真正老的”，正是一样的把戏。

原来未有一百二十回本以前，先已有八十回钞本流传。高鹗说：

予闻《红楼梦》脍炙人口者几二十余年，然无全璧，无定本。

向曾从友人处借观，窃以染指尝鼎为憾。今年春，友人程子小泉过予，以其所购全书见示……（高本自序）

他告诉我们的，明显的有好几点：（1）他没有续书以前《红楼梦》已盛行二十余年了。（2）流行的钞本极多、极杂，但都是八十回本，没有一部是完全的。（3）这种八十回钞本，高氏曾经见过；很有憾惜书不完全之意。（4）直到一七九一年春天，他方才看见全书，实在是到这时候，他方续好。

既在高程两人未刊行全书以前，社会上便盛行八十回本的《红楼梦》；这当然，百二十回本行世不免有些困难。因这个困难，程高二位便不得不掉一个谎。于是高氏掩饰续书之事，归之于程伟元；程氏又归之于“破纸堆中”“鼓担上”。但这样的奇巧事情，总有些不令人相信。那就没有法子，程伟元只得再造一个谣言，说原本有一百二十回底目录。看他说：“既有百二十卷之目，岂无全璧？”他底掉谎底心思——为什么掉谎——昭然若揭了！

而且这个谎，掉得巧妙得很，不知不觉地便使人上当。一则当时钞本既很庞杂没有定本，程伟元底谎话一时不容易对穿。譬如有人就疑心当时钞本既很多，或者有些是有百二十回底目录的。这正是至今还有人上程氏底当一个例子。二则高作四十回，与目录是一气呵成的。明眼人